

社會哲學概論

趙一萍著



# 社會哲學概論

每冊實價七角五分

外埠酌加郵費

編著者

趙

一

萍

發行者

生活書店

上海法租界

陶爾斐司路

印刷者

生活印刷所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民國二十二年八月月初版

## 自序

在這新舊意識形態鬥爭得最猛烈的時期，哲學底遭際最爲不幸，不獨瘋狂的文化毀壞者正在用中世紀僧侶們虐待科學思想家的野蠻手段來向新的哲學運動進攻，同時捍衛舊制度的俗流的學者們亦在毀謗和曲解革命的世界觀與方法論，甚至在 *Marxism* 的營壘裏面有許多戰士們對於哲學亦是取着漠視的態度。許多『善良的』科學家們將科學與哲學對立起來，他們幻想以科學代替哲學，碎割人類底智識總體爲各自孤立的部分。

可是在另一方面，新的哲學運動却隨着社會政治文化鬥爭底日益加劇而蓬蓬勃勃地發達起來了，許多文化運動者、社會科學家、自然科學家乃至革命家漸漸認識哲學底重要性，而極力闡發辯證法唯物論的世界觀，將過去爲機會主義者機械論者所掩蔽的 *Marxist* 哲學底光輝重新恢復而發揚起來，於是新興哲學成了指導人們底思想與行動的戰鬥的精神武器。

哲學乃是依據一定的方法論綜合各種科學的理論與法則以建立整個的世界觀的人類

智識之最高總匯，它在實質上本來是不能隨便分割的；但是在研究的便利上，爲了要和科學——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取得密切的聯繫，有時是可劃分爲自然哲學（Naturphilosophie）與社會哲學（Sozialphilosophie）——社會發展學說兩大部類的，這猶之辯證法本來是貫通自然史與社會史的哲學與科學底方法論，在研究的便利上可以劃分爲自然辯證法（Naturdialektik）與社會辯證法（Sozialdialektik）一樣。自然哲學是要綜合諸自然科學底結論而構成統一的自然史觀，而社會哲學却是要綜合諸社會科學底結論以構成整個的社會觀與歷史觀，這兩者不是彼此分離的，而是互相聯繫的，它們結合起來，就構成一統一的共通的世界發展觀。實際上不論是自然哲學或社會哲學，都是基於共同的世界觀與方法論底體系之上的。

在現今新興的哲學營壘中已經發生了許多次的論爭，每經過一次論爭，哲學就經過一次新的鍛冶，這種情形特別表現於社會發展學說上。機械論與一切機會主義的哲學論點在現在顯然是重新被清算了，而辯證法唯物論的觀點得以從濃重的機械主義的塵霧中顯露其真正的面目。

我們應該正確地認識，在現今觀念分化得異常劇烈的時候，假借着辯證法唯物論底名義

的哲學與社會科學學說不一定就是真正站在辯證法唯物論觀點上的。投機取巧的學者們，欺騙羣衆的理論家，在現在都用辯證法唯物論來標榜其理論，掩藏他們底狐尾。他們實際上是戰鬥的唯物論底曲解者，是朽腐的社會制度與反動的觀念形態底維護者。

在現今，我們不惟對於那些公開的反動的唯心論哲學學說應取着批判的態度，即對於許多以辯證法唯物論與唯物史觀爲幌子的學說也要予以毫不假借的批判。

我們這本小書就是要向國內青年們介紹一新的世界觀與社會觀，它並沒有包含高深的理論，而只是要將基本的關於社會發展與社會構成的理論用通俗的解說陳述出來，使哲學與社會科學取得密切的聯繫。在全書的理論上，是極力要避免舊的機械論的觀點，而符合唯物辯證法的理論。

編者在本書出版之日，要向許多好友致誠摯的感謝，李君循爲本稿盡保藏校閱之責，陳息塵、彭亢諸兄予以鼓勵與指教，都是令編者銘感難忘的。

韜奮、寒松兩先生極力成全本書底出版，尤其是寒松先生過細審閱了原稿一遍，蒙指出說誤缺漏多處，使編者得有及時改正的機會，謹一併誌謝。

編者・一九三三・七・五・

# 目次

	頁數
自序	一
第一章 哲學底性質及任務	一
第二章 辯證法的唯物論	一九
第三章 社會哲學上的唯物論與唯心論	四〇
第四章 因果律與目的論	七〇
第五章 歷史的決定論與意志自由問題	八〇
第六章 歷史唯物論的社會觀	一〇〇
第七章 社會底發展	一二〇
第八章 社會底變革——社會革命論	一五〇

## 第一章 哲學底性質及任務

兩種哲學  
底對抗

一切的哲學思想和哲學理論都是在鬥爭過程中生長發展的。人類和四週環境——自然界底鬥爭，以及社會內部之各式各樣的對立與鬥爭，都不絕反映到哲學上面去。因此所謂哲學，本來是人類用來說明與克服自然世界及解決人類社會生存問題之最必要的工具。然而自有哲學底歷史以來，這一工具——哲學往往給特權階級利用去鎮壓別的階級之最有力的精神武器，此種事實特別表現於哲學底宗教化的過程中。代表支配階級的哲學家們，在他們底著述中，言論中，乃至於日常生活中，都自覺地或不自覺地使哲學與宗教親切地結合起來；甚至於在好些時候，哲學簡直變成了宗教底附庸。這批哲學家從自己底頭腦中推論宇宙和人生，將哲學引到虛無縹緲的神祕窟中去。這樣，哲學在他們底



手中，除了怪枯人類智識之發展或空談些不着邊際的煩瑣問題外，什麼都說不上。

可是在每一種社會形態將要轉變的時候，被支配階級亦會跟着歷史巨輪底進展，而形成他們底獨立的宇宙觀、歷史觀與社會觀，因此就必然會成立一種新的哲學體系。於是在社會上有兩種哲學形態彼此對峙着，一種是維護支配階級底利益及其統治制度的舊的世界觀與歷史觀，另一種是抨擊支配階級而為被支配階級謀精神上的解放的新的世界觀與歷史觀，同時兩者都常是立足於兩種不同的方法論（Methodology）上的。固然，在前一個哲學陣營裏，常常會出現許多五花八門派別紛紜的哲學學說，然而其實它們都是代表支配階級底利益與意識而向被榨取階級進攻的。因此它們不過是將要崩潰的支配階級底意識形態之各種不同的表現方式罷了。所以一般地說來，哲學正如其他一切的社會意識形態一樣，在階級的社會中，是為各階級底生活條件所規定的；每一種獨立的主要哲學體系，祇是一個階級底現實生活底反映。同時是一個階級對於宇宙、歷史與社會底認識之獨立的體系，隨着階級對抗底日益尖銳化，哲學底分化，亦就愈益鮮明。

哲學既然常常為支配階級底學者們所歪曲（distort），哲學底意義亦就給他們弄得迷離

哲學與  
社會生  
產係關

倘恍起來，彷彿哲學是不可理喻，祇可意會的怪物。於是一般人對於哲學有兩種不同的態度：一種人以為哲學乃是人類智慧的最高峯，是那些有卓特天聰的聖賢天才所研究的，普通人實在不得其門而入；另一種人以為哲學是離開實際生活最遠，祇曉得談空理，作玄想的書獃子式的學問，是一般人不必去過問的。這樣一來，哲學就陷在淵深的泥濘中去了。

事實上，哲學並不是什麼離奇玄奧的東西，更不是與實際生活隔離為少數人藉以賣弄小慧的學問。如果不是這樣，哲學就老早成為無血肉無生命的臭皮囊，早已不是人類所需要的東西了。

一切的哲學都是一定的社會形態底產物，牠反映着每個特定的社會生活形態。質言之，哲學乃是取決於特定的社會生產關係的精神生活過程中，最概括最基本的意識表現。誠然，哲學不像其他的社會生活形態如道德、宗教、藝術、政治等一樣，容易尋出牠的物質的基素來；因為哲學在外觀上很不容易辨出牠的歷史的特徵來，牠乃是居於社會的上層構造底最高頂。不過無論如何，我們總可以探求出哲學和其他社會生活形態之間的連鎖，並且可以最後探求出哲學

和社會的生產方法之間的終極關係。

自然，哲學並不是直接受着社會生產方法的規定的。因為社會生活關係異常複雜，彼此都可以互相影響、牽連、維繫，形成一個龐大的統一的社會生活體系。哲學是要經過其他許多社會生活關係的媒介，才能感受到社會生產方法底影響的。例如十八世紀的自由主義的哲學乃是當時新興的資產階級要求解除封建的束縛的心理的表現，而這種心理又是當時的新興資產階級底生活情況之反映。再推論下去，造成當時的階級對抗形勢的，又是一般的社會經濟條件，而此種經濟條件，却是取決於生產方法底變革。所以每一種哲學形態是層累地經過各種社會形態底變動然後才變動的，不過最後規定一種新的哲學形態的，却是社會生產方法。換言之，乃是生產過程中人們對於生產手段的一定編制與關係。

哲學受生產方法的規定底形樣，有如下圖：



所以生產方法一變動，凡百社會生活形態都要跟着起變動，最後哲學也必然要為之變色。反之，如果生產方法是停滯不動的，則哲學亦照應着其他諸社會條件而凝固化僵硬化了。這種定律對於任何時代的哲學都是適用的。

哲學底本質、功能和定義

哲學既然一向變成為統治階級底代言人維護舊社會制度的麻醉劑，牠就往往變成了宗教底附庸，哲學底意義就往往被一般人誤解了。所以在我們研究社會哲學之先，須得給哲學下一個正確的定義。

首先我們要判別哲學和科學，並闡明牠們相互的關係。

從來有許多專門從形式上和方法上去區別科學和哲學；他們以為科學是重實用的，而哲學是重理想的；科學是偏於實驗的，而哲學却是偏於抽象的；科學所研究的，是有形的現象，而哲學所研究的，是無形的事物。諸如此類的區分不僅將科學和哲學的關係掩蔽住了，而且將哲學底本質弄得曖昧起來了。

我們知道，一切的學問和知識都是因實際的社會需要而發生的，哲學亦不是憑空從人類的頭腦裏放射出來的幻影。假使人類對於他們所處的世界覺得十分滿意，假使人類對於自然

界自身生活不會發生半點問題，那哲學就絕對不會發生。

實際上，哲學和科學是不能截然劃分彼此對立着的。並且牠們彼此間有一種不可割斷的聯繫，科學是探求特定的領域內的自然現象或社會現象底因果關係，從而確定各種運動與發展的過程之定律的作業，而哲學却是要總結諸科學底原理，求出牠們彼此間的通則，以形成一個爲各科學所共同歸依的最高的綜合。

一切的科學都是一定範疇的人類經驗底積集。哲學就是要將人類經驗底各部門加以整理，溝通牠們彼此間的基本原則。所以哲學乃是人類經驗最後的總匯。人類不斷地在和自然鬭爭，由這個艱鉅的永恆的鬭爭，就加強人類對於他週遭的外界的認識能力，從此人類就不僅能分辨他自身和客觀世界的關係，就不僅能把握住過去和現在，而且能利用由他的經驗中濾出來的某些基本原則推度未來的世界。哲學正能給人類一整個兒的宇宙觀、社會觀和人生觀，正能借助於各科學底已得知識解決人類和他的外圍世界的關係的問題，正能借助於某些爲一般科學所通用的基本定律來昭示人類以正確的歷史路線和認識路線。

所以哲學並不是龐雜地將許多繁複的雜亂無章的材料堆在人們面前，引入到幽玄的莫

名其妙的路上去，而是要從許多材料和問題中濾出若干爲各科學所配合所適應的總的法則。近世所謂「科學的哲學」(Scientific philosophy)就是要從一叢科學的材料中，求得解釋宇宙人類自身底生活，以及人類底意識和外界的關係的最基本最普遍的法則。

可是哲學底任務還不止此。哲學不僅是要從一切科學求出普遍通用的公律，去解決一些基本的問題，換言之，哲學不僅是人類經驗的諸部門底單純的總結，而且要比科學更進一步依據牠已經發見了或綜合了系統化了的基本法則，借助已經整理好了的材料，去解決某些爲科學尚未整個地說明的問題。所以哲學一方面是要憑藉已經確定的諸科學底統一法則來探求自然與社會，物質與精神存在與思維之間的依存關係，另一方面却是要借助於已經存在的材料來測度正在進行的事變。牠劃定了爲一切科學所遵守的主要路線。所以哲學不僅是一切人類經驗底結帳者，而且是一切科學底開路者和司令者。科學是人類探求宇宙秘密的分業，而哲學却是探求宇宙秘密的協業。

至此，我們對於哲學可以下一個這樣的定義：

哲學是人類對自然鬥爭的有系統的經驗底各部門之最高的綜合體和統一體。

哲學底預

測究竟可

能麼？

一切的科学既然都是人類的經驗的特定體系，所以每種科學就有對於牠所佔據的一定領域內的潛伏傾向預測（或預見）的可能。至於哲學是不是和科學一樣，亦有預測的能力呢？如果是有這種能力，哲學的預測程度究竟有多大呢？這是我們眼前急待解決的問題。

當然的，如果我們不把哲學置諸科學底度外，我們就不能否認哲學亦有和科學一樣的預測性。科學家所以能夠預測未來的現象，並不是靠着什麼不可思議的神秘力量；反之，他是憑藉發見了的定律，憑藉他對於某種傾向的正確的觀察，去推求正在進行的或必然要出現的事變。天文學家能夠預測在某個時候會出現日蝕和月蝕；氣象學者能夠預測天氣底變動——颶風、暴雨、寒熱、陰晴等；生物學者能夠預測某種動植物底遺傳結果；化學家能夠預言出尚未發見的原子（如孟德列葉夫底『原子量週期表』）；甚至於在社會科學底領域中，亦是如此。經濟學者能夠預言商品價格底降落和經濟恐慌底發生；社會學者能預言社會底變動；歷史學者能預測社會生活底未來情狀。所有這類的預言都證明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是可能的。

人類尚在缺乏科學的智識的時候，並不是沒有預測能力的，不過那時人類祇是靠着單純

的經驗實行預測。例如在渡河的時候，看見天色發生了某種異常的徵象，就能知道有暴風雨起來；在狩獵時，看見地上有獸底足跡，就能預先知道有什麼野獸藏在某地。

可是單純的經驗，只適用於某一個特定的場合，並且在好些時候，這種經驗如果利用得不合式，還容易引起人底錯誤。所以等到科學一發達起來了，就將人類過去無數的經驗分門別類，整理成各個特殊的統系，那些條理過了，就成爲科學底法則。依據此等法則，科學就能實行更進一步的預測，即是藉以預測許多新的事變，並且因此又可以擴大科學智識底領域，這便是科學發達的原因。

依據我們上面的說法，哲學能夠預測就毫無疑義了。除非哲學脫離了科學，跑到虛無縹渺的烟雲裏去，哲學總是站在科學底當中，實行其指導的開路的預測作業的。歷來許多哲學的唯物論者就作出了許多很合乎科學的預言。例如德謨利圖在兩千多年以前，就已預示出後世的物質不滅律、能力不滅律以及原子運動律。固然他的學說有好些地方還和近世的科學相去甚遠，然他所標出的幾條獨到的定律和近世科學所發見的不約而同，這當然不是偶然的。馬克思在七十多年前，就預言歷史底大轉變，預言資本主義必然由紊亂而趨於沒落，普羅列塔雷亞



必然得勢。恩格斯在一八八八年預言世界大戰的性質與情況。此等合於科學的預言，當然不是靠着他們的空想，而是完全借助於哲學底預測性。

所謂哲學底預測性，就是某些基本的真理法則底一貫性或統一性底展開。

宇宙間一切的現象都是具有統一性的，如物質底運動、繁殖和變化等都會顯示出牠們底統一類型來。科學家和哲學家發見了此等統一的類型，就構成功一貫的統一的法則。此等法則底統一性，就是現實的統一性底反映。科學家和哲學家認識了這種統一性，抓住了某些中心的基礎的法則，就可以隨時隨地發見新的真理，推求更大範圍內的運動和事變。例如馬克思就能很靈巧地運用唯物辯證法；他分析商品生產社會底內容，就是從商品底使用價值和價值兩者的對立出發的，依據這一對立，就推求出勞動底二重性質、普通商品和貨幣商品的對立、相對價值和等價的對立、商品（包括勞動力）底出賣者和購置者的對立，最後就歸結到勞動者階級和資本家階級的對立。馬克思的階級鬥爭說，就是依據唯物辯證法，用以和客觀的歷史的事態相應證而構成的。所以一個真正的哲學家是能舉一反三的運用一般的法則去一貫地探索歷史底主要路線，因而預示着尙未顯露出來的潛在傾向的。